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跔全傳 第十二回 應天星投軍考箭 打擂台收馬演刀

詞曰：奧妙學得精，日裡翻跟頭，夜裡豎滴星。不怕你有神仙計，一見標槍面，自然五花腸子六花心。

且說跔子學了三遁之法，懸天上帝便令他起程。跔子就在地下撮土焚香，拜了八拜，別了上帝，一翅飛到交關。想當初走了多少盤香路，如今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才曉得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

跔子正在雲裡霧裡，早見一座潑頭營擺在面前。跔子慌落將下來，將手一拱，笑容滿面道：「列位朋友請了，在下特來投軍，望稟明元帥，感恩不盡。」兵丁見他是個跔子，跳來跳去，不覺大笑，道：「三分不象人，四分到象鬼，你也前來投軍！倘若帶你到大排場交戰，不要被紅毛達子笑死了。況且我們軍已招齊，連日操三歇五。今日抓守備現在看操未回，你快家去抱孩子罷，我們用你不著，不要耽擱你！」跔子聽了七嘴八舌，敢怒而不敢言。遂又虛心下氣說道：「三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我曾學過一身武藝，神鬼莫測，煩你代我通報一聲。」眾兵道：「你既有武藝，何不顯個手段？我們看看就代你回。」

跔子道：「這有何難。」說罷，便將兩翅一展飛在空中。眾兵見了，齊聲喝采，跔子輕輕落下。早有抓守備看操已回，見眾兵丁圍住一個人在那裡嘈嚷，便問何事。眾兵慌將跔子帶上，說了一遍。抓守備說：「目下軍已招齊，不日就要倒起干戈，既是你有許多武藝，我代你稟明元帥，看你的造化如何。」說罷，下了高頭馬，進營逐一稟明元帥。那哈裡糊圖心中明白，想必他就是想空星臨凡，吩咐好好傳他進來。抓守備道：「據末將愚見，今日不必見他，教他明日在大雷堆上伺候，好看看他的武藝，何如？」元帥依允。

於是，跔子次日清晨，先到大雷堆等候。早見哈元帥與盡盤將軍。抓守備大隊人馬坐在帳內嚼大頭蛆。跔子上前參見，說了名姓。元帥道：「你的弓箭如何？先考你的弓箭。」跔子答應一聲，取了硬班弓，左右開弓，搭上不省箭，認著靶子射去，箭箭著靶。元帥道：「你的弓箭果然精熟，右邊有一擂台，不知你可敢去打麼？」跔子答應一聲，輕輕的跳上擂台。台上有位教習，名喚裴小心。跔子但見那台不是造的，卻是壞鬼搭的。台中有一大言牌，上寫著：

赤手能打虎，空拳慣放羊。

這裴小心見來了一個跔子，欺他是個殘廢人，那裡把他放在眼裡。見面就是一撒手，跔子捏住他的疼指頭，便拿他拳頭杵他嘴，然後把腳一伸。眾人都說跔子別了腳，那曉得他是二起腳。那裴小心搪受不起，跌下台來。元帥見了，暗暗歡喜。元帥待跔子卻與前大不相同，滿面春風。「你既打敗了裴小心，你的武藝自然是好的，但不知你善用那樣兵器？」跔子道：「十八般兵器件件皆精，最喜用的是流光棍、可憐劍、軟尖刀。」元帥問：「你可有坐騎麼？」答道：「沒有。」元帥慌吩咐抓守備帶他到馬監內，聽他揀選一匹坐騎。

抓守備答應一聲，急忙引跔子來到不落槽。但見假馬、野馬、兒馬、等馬、大頭馬、雙頭馬，許多馬在那裡。跔子指著一匹道：「這馬叫甚麼名字？」牽馬的問道：「這是一匹飛跑一溜煙的硫黃馬，性最猛烈，並無人騎。」跔子道：「待我來試試他看。」說罷，取了一副散馬籠頭，一副軟申柯，待馬套起，然後騎將上去。真真：

人是衣裝馬是鞍裝，是馬有三分龍骨，是人有三分仙氣。並不馬高鑿短。

於是抓守備帶他來見元帥。元帥又賞他一頂吃得盔，一副不慷慨。命他舞刀，跔子依言。但見他軟裡犯硬，硬裡犯軟，把人眼都看花了。舞罷，又飛了一回。元帥大喜道：「倒看不出你來哩，武藝又好，又會遠走高飛！本帥不日就與紅毛達子交戰，自古道：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。你可拿令箭一枝，代我各處催糧。」

跔子答應一聲，領了令箭，帶了雞毛鹿足文書，將兩翅一展，飛到半空。先飛到鮑發戶家，借了許多糧草；又飛到逼上樑山，勸殷發、楊遭改邪歸正，前去投軍。然後，到各處催糧去了。

且說海外天子傳令三國速速進兵，先令本國元帥紅毛達子先打頭仗。紅毛達子領命，在交關外紮了一個虎皮寨，前來交關討戰。早有報曉的報知哈元帥。哈元帥領了巴高、巴杰、抓守備、莊麻龍子、莊麻虎子，出了交關，過渡放了三個流漿大炮，紮了三個混帳。慌問：「那位將軍前去會戰？」一人應聲而出，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正是：

交兵理應衝頭陣，臨敵還須不脫逃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